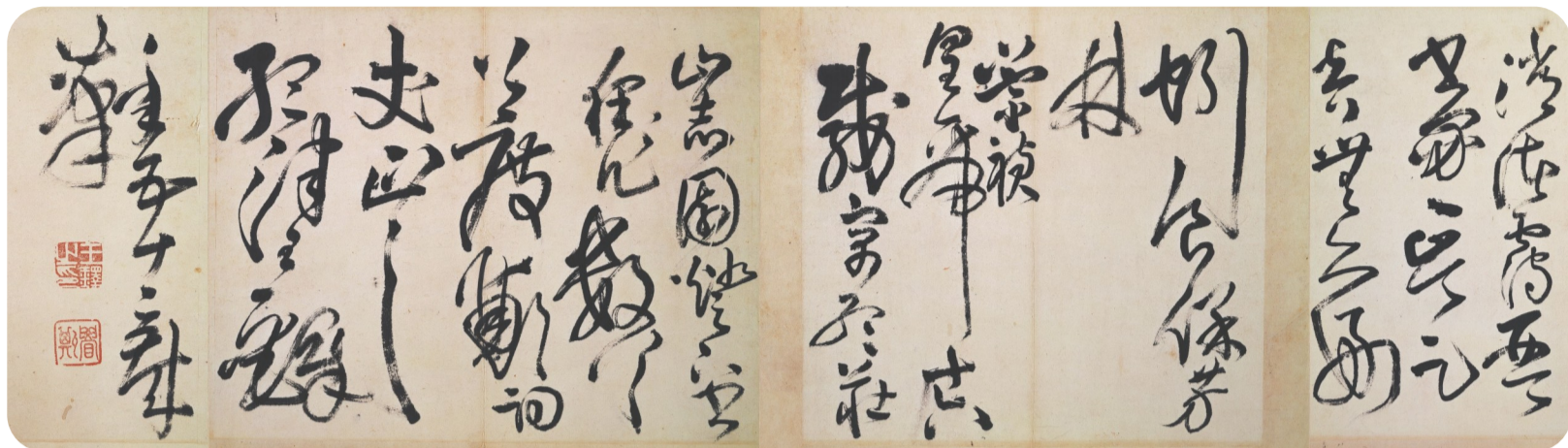


诗词实证：王铎来过舟山

□张涵轲 刘辉



王铎《赠郑公度草书诗卷》(局部)

普陀山发现明清之际诗书圣手王铎摩崖题名(见2025年11月15日本报5版《不灭是烟霞》),引起关注。笔者当时发现《王铎年谱长编》中有收王诗《闻普陀山便欲杭(航)之》诗句,并从《拟山园选集》中找到此诗全文。但由于相关专家并不认可王铎来过普陀山,笔者也没有找到更多的证据,所以,在上文中,笔者未提此摩崖题名,是寄题还是留题。

从《闻普陀山便欲杭(航)之》一诗,笔者已经知道王铎有较强的游普陀意愿。所以他究竟来没来过,一直是一个心头疑惑。虽然《王铎年谱长编》中认为,诗人写那首诗是在崇祯十六年(1643),“时欲往浙,不果”,说他想来浙江但没来成。

不过,笔者重读收王诗4954首的《拟山园选集》,结果发现好几首诗,能证明王铎确有舟山之行!这自然是重大发现,足以推翻学界之前刻板印象,补上历史一笔。

引起笔者关注的第一首诗,题名《金塘山》,全诗如下:

海中奇奥自孤清,欲往从之逸此生。
长就琪花饶诡状,飞来桂子有幽声。
龙身日向平窗出,鹏翅云行外国鸣。
更有丹丘诸草木,百年服食养晶明。

《拟山园选集》令笔者叫苦不迭的是按诗体编排,而非方便研究诗人生平经历的编年排列。这首以金塘山为名的诗,横空出世,突兀地出现在眼前,怎能不引起笔者高度关注呢?金塘岛由于接近宁波大陆,是古往今来无数从甬江坐船来舟山的游客,看到的第一座较大海岛,所以一直受人瞩目,不少文人写过关于金塘的诗文。王铎此诗,笔者看是深受

屠隆《金塘歌》的影响。

屠隆人誉“明末五子”领袖,他的这首古风《金塘歌》,写得酣畅淋漓、色彩斑斓、琳琅满目、仙气飘飘、才华横溢。王铎此行,与其说是拜佛,不如说是求仙。《金塘山》一诗已讲得比较明白了。其中“龙身日向平窗出,鹏翅云行外国鸣”,更像写实,写诗人数日困居船舱中,透过船窗打量海岛风景(“龙身”拟写海岛山影),坐听海鸥鸣叫。其实舟山,在传统文化中,一直被视为神仙居所。古人对求仙问道,一贯向往,抱有巨大的热情。甬离大陆,出了甬江口,第一座海上仙山便是金塘山,屠王之辈,便将满腔热情,倾泻在这座岛上了。

紧接着,《忆海上》《闻无我上人游海》两诗映入眼帘:

忆海上

昔往东南海,茫茫辟大观。
白涛几万里,青濛不可言。
岛出如小粒,明晦抱无端。
目光皆骇异,日月周一环。
究竟何时停,自化不属天。
忽焉风声动,坤维若为迁。
巨鳌力犹薄,有机运大元。
浩灏咸奔命,盈虚何者权。
若士弗得知,静专终穆然。

闻无我上人游海

闻说洛伽去,东洋岫最奇。
多年增怅望,几日是回时。
晓刹蟠青象,春苗擷锦芝。
应身多念我,终始满无为。

《忆海上》,证明王铎确有海上之行。而《闻无我上人游海》一诗,更是直接与普陀山(洛伽)挂上钩了。“多年增怅望,几日是回时”,明确表明诗人多年前来过普陀山,期待旧地重游。

更有意思的是,笔者发现了《舟中约望之》《喜望之联艇》四首,写的正是诗人来普陀之前和来普陀之途中事,简直是上演了一出王铎游普陀山的连续剧。只是略有遗憾的是这出连续剧,只演了上半场,缺了下半场。

舟中约望之

世外不难处,何峰可息机。
水心潜怪遁,京口化城围。
篆隶真无济,筋骸合有依。
普陀声色好,肯许赋西归。

喜望之联艇

其一

若不逢骚士,如兹旅况何。
鹤声侵客梦,渔火入星沱。
谁法陈汤事,君虞宁戚歌。

鼓腰去欲碎,塞默比深萝。

其二

乘桡殊不愠,目注有新闻。
同弄江心月,闲看海尾云。
沟塍难播种,颠沛易离群。
恍与诸禅伍,菌蕈为尔分。

其三

缔交二十载,淡素有初终。
如对子华子,同游东海东。
鲸波吹雪浪,龙户狎灵风。
纓冕前年系,何繇远峤中。

至此,笔者知道了与诗人一道前来的朋友是“缔交二十载”的一个叫“望之”的人。《舟中约望之》首联就交待诗人求仙之意:何峰可息机。尾联“普陀声色好,肯许赋西归”则是诗人与朋友相约:普陀风景很好啊,我们一起去看看吧,写写诗,一定不错哟。《喜望之联艇》,就是跟望之同乘一条船出游很开心啊。“若不逢骚士,如兹旅况何”:如果没有望之这位诗人一起出游,这枯燥无味的旅途我该如何打发呢?其实这是拍朋友的马屁。朋友应邀作伴,冒着生命危险,陪同赴洛伽一游,提供一下情绪价值也是理所当然的。

“乘桡殊不愠,目注有新闻”,这里的新闻,跟当今语义全不相同。这句“目注有新闻”,其实可以结合前文提及的“龙身日向平窗出,鹏翅云行外国鸣”一起读,都是讲海上旅行,看到的听到的,都是平生所没见过的新鲜事。“同弄江心月,闲看海尾云”“如对子华子,同游东海东”,两位诗人一路坐船,出大浹江(甬江),入大海洋,满目风光殊,眼界为之一阔,兴奋中又带着几丝恐慌,实为生平未有之经历也。看到海尾一词,让笔者想起定海岑港那一道海湾,此处确有海之尾闻面貌。但这只是笔者的一时之念,不能定论王铎船只到过岑港。

四

检索王铎的交友,这位“望之”姓余名,望之是字,浙江绍兴府嵊县人。《拟山园选集》中有多首王铎写给他的诗,如《望之过谈留饮》《芥子庵寻望之》《答望之》《为望之吟》。

余俨一生未仕(王铎《为望之吟》有“喜尔未为官”句),品格峻洁,嗜好唐诗,编有唐诗选集《唐世精华》。目前可见记录两人交游文献为济南文物商店藏王铎草书《唐人诗卷》,款识云:天启乙丑孟冬,夜漏二鼓书。时同韩官岑、南思敦、温与怨、余望之。酒后糊涂,满纸葛藤,可笑也。涵一老先生大词宗教我。嵩下樵王铎。王铎是河南孟津人,所以自号嵩下樵。涵一是焦源溥。王铎有《焦涵一诗集序》:涵一与余相遇十年之前,长安舍中,同南中干烧蜡谈诗云云。南中干即款中南思敦,是王铎同年进士南居仁。天启乙丑是天启五年(1625),这几个人一起喝酒作诗写字作乐。所以学界认为余望之与王铎结交,应在王铎天启二年(1622)中进士之后。于此推算,“缔交二十年”,差不多与王铎崇祯十六年(1643)写《闻普陀山便欲杭(航)之》同年了。从王铎行迹来看,他最有可能来普陀山,也就在崇祯十六年前后。解决王铎来没来过普陀山的问题,笔者就可以定那摩崖石刻为留题,而非寄题了。

本版与市政协
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合办
第1314期

来稿请发

zswb03@zsnews.com